

寒冬集

刘澍德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寒 冬 集

刘 澍 德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寒 冬 集

著 者 刘 澍 德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4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1/32 印张：7 13/16 插页：1 字数：150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,000册（内精装2,000册）

统一书号：10073·1489

定价：(八)0.78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在解放前写的一些暴露社会的黑暗面，反映被压迫的人民的悲惨生活与斗争的短篇作品选集。

在这些作品里，作者用深沉愤慨的笔调，揭示了旧社会反动统治者对农民的压榨与迫害，同时辛辣地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卑劣灵魂。如《沉舟记》《塔影》《“岂有此理！”》等篇，是对于旧社会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描繪。《折磨》《送客》《葵傾》《秋肃与春温》《瓜客》《飞》等篇，表现了农村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以及他们对汉奸、妥协动摇者的憎恨和鄙视。《迷》则是一幅淋漓尽致的諷刺画，生动鲜明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糜烂与腐败，同时鞭撻了卑鄙无耻的国民党小官僚的丑恶灵魂。

目 次

沉舟記 · · · · · 1

塔影 · · · · · 31

“岂有此理！” · · · · · 42

折磨 · · · · · 56

送客 · · · · · 76

迷 · · · · · 91

葵傾 · · · · · 115

秋肃与春温 · · · · · 130

瓜客 · · · · · 175

飞 · · · · · 198

后记 · · · · · 243

沉舟記

一 开会

通知开会的鑼声，停歇不到十分鐘，青浪河村公所門前高大的楓樹下面，已經聚集好多人了。

蛮牛夾着棕蓑，从斜坡上連喊帶跳的跑下来，在榕樹前面的轉弯地方和烂眼張碰了个满怀。張三的眼睛虽然不济，人倒滿洒脱，身子机伶的向右一閃，咣哪一声，大鑼被蛮牛肩头撞得从張三的胳膊窩冲了出去，发着錚錚嘯响，鉄环似的向坡脚飞滚下去。

坡脚下恰巧轉出一个十八九岁的黑姑娘，她麻俐的一抬脚杆，鑼就翻在草地上，拾起来也不說話，含着笑递给蛮牛。

蛮牛喘噓噓的一面接鑼，一面笑着說：“你真要得。”

这时，烂眼張也从坡上走到他們身边：

“野牛！媽的羹！若是老子不麻俐，也随着鑼一样滚下来嘞！冒失！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三大爹！”蛮牛規規矩矩将鑼棒給張三，“今日召集开会，可是为了修河？”

“哪个知道咄！”他没好气的，“听听就知道嘍！”眨眨眼睛，夹起鑼上坡去了。

仿佛鑼聲有着什麼魔力一般，今天到會的人來的分外齊。男女老少，還有山上的兄弟民族，趕集似的圍在榕樹底下。就連平日對開會最討厭的王老娘，也領八哥露了面。大家三個一團，五個一伙，站着，蹲着，或坐在樹根上，全在談說修河的事。

老秋嫂忽然發現王老娘也在場，就用驚異的口吻說：“怎個，你今日也來嘞？”她一壁笑着，一壁摸弄老娘身旁穿着丁令短褲、赤着上身、八九歲男孩的頭頂。

“怎個不來？修河打壩是大事啵。往年開會，不是要糧，就是要人，听來听去總是那一套。現在不同嘞，修河對你們有好处，打壩對我們也有好处。你知道我那幾個工田，這幾年從沒有過收成，得點雨水栽上了，住了雨，立刻就旱死啦。打了壩，梯田可以得到水，縱然土薄些，秋天總會有點指望啵。——當然要來听听。”她伸手掠了一下亂頭髮，隨又把食指伸到破衣縫里，從肩胛窩下，抓出一個大肚虱子。

“我們還不是年年背時？”秋嫂指着崖下的水田，“那一小點田，偏偏挨攏河口，去年漲水，秧苗差不多泡爛了。水消過後，我和蠻牛的田頭，全沖出個大水疤。”

這時，蠻牛和麗娃（那個十八九歲的黑姑娘）走到她們身邊。秋嫂轉向蠻牛：

“今年我們的田不會再叫水沖啦。”她滿有把握似的說。

蠻牛說：“田頭那個大疤疤，若是秋哥不拉去當兵，我兩個早就填好啦。你們女人家除了會罵街，什麼用處都沒有。哼！哼！”他說完，大嘴一抿，領領下巴，一個怪笑。

“我們不是老了咁？要是年輕輕的話，不用出氣，也會有

人上赶着来帮忙嘞。”她笑而带讽的眼锋，从蛮牛溜到丽娃。（丽娃父亲病倒，今年插秧，蛮牛代她放水，犁田。）

“不要赖街，打盆论盆，打碗论碗！……”丽娃半笑半恼的反抗着。

“饿虎来了！乡长来了！”

有人这样一喊，大家哄的一声，马上围在枫树周围转动。

乡长李峨虎，四十多岁，行伍出身。为人机诈百出，自任乡长以来，更加凶恶贪狠，从他由峨虎变成饿虎这点上，就足证明他的政绩。他身穿黄卡其中山装，右手提着西式马鞭，胯下带着美国左轮。头秃，脸黑，向外突出大眼珠，凶光闪闪。厚嘴唇上撇着断梁八字胡，两道浓眉，一皱一弛，如同黑蝴蝶在煽翅膀。他从乡公所大步流星的走出，奔到榕树下翘起的粗根，笨笨磕磕爬上去，抹抹小胡，甩下皮鞭，就讲说起来：

“诸位乡邻，今天兄弟喊大家来开会，为的报告一件很……那个……很重要的一件事。”

听众的脖子伸长一节，嘴张得多大，以为乡长把修河补助费向县府请求成功了。

“前日县长喊兄弟到县城里开会，兄弟就连夜赶了去。这次扩大会议，开得很……很恼火。我可以說不是开会，是把大家喊去，亲自下命令。县长第一炮就——你說是什么？就教我们照去年一样：征实征购。”

一道冰河，冲毁了青浪河男女老少的热望，听众立刻就呼叫起来：

“征实？抗战胜利了，还要征实？”

“政府不是已经下令停止征实征购吗？”

“我們已經苦够啦！我們……”

乡长皮鞭一甩，大吼一声：“听着，不要吵！你們反对，哪，个不反对呀？当时玉峰乡的罗乡长，在县长面前也說了你們这套話，县老倌把臉一板：‘你反抗政府公令嗎？’他叭的一拍桌子，随手抽出一張紙头，向罗乡长一扔：‘把你的意見写到紙上，签名盖章，我代你轉达省府！’罗乡长立刻臉就白啦。諸位如果不信，可以向熟人探听一下，看看可是兄弟乱摆龙门陣。我們軍民百姓，任便到哪时，也得以服从为天职，古人說得好：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，就因为皇上的权力和天一样大。現在虽然没有皇帝，政府也就和皇帝是一样，有无道理不管，我們只得服从，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吔！兄弟未尝不想代大家說上几句公道話，可是有啥子屁用？說了不生效，反要招一臉狗糞，所以也只好忍住啦。老实說，乡长这个尿罐子差事，我早已干够了，吃力不討好，何必呢？我又不是专靠乡长吃飯！”說到这里，眼睛向对面一院新修起的瀝青瓦房一扫，咳嗽一声：“辞不脱有啥子办法呀？本来我們已經計算好好的，大家秧一插完，就着手打壩修河，——这样一来，今年怕是没有指望了。”

大家眼前仿佛涌出一片大水，两崖間全是白亮亮的，綠油的秧苗，由下向上一刻比一刻縮短……漸漸不見踪影。

“我們有啥余粮向外交阿？”

“現在秧苗只插一半，离秋收还有一大截，将来吃啥子阿？”

“不交！不交！！”

“听着！”乡长一声吼叫，立刻把嘈杂的人声鎮压下来，“大

家如果怙抗不交，兄弟也不勉强，可是大家要回想一下，去年委員下乡的情形。那时节，本乡借欠的积谷，大家那时不也是固执不交嗎？后来委員下乡，屁都不响一声，几天就交齐了。——想想看，不交可能了事！”

大家如同下霜时的寒蟬，立刻一声不响了。过去的事实，胜于他的說服。委員下乡那一頁，在大家脑子里还是活而嶄新的：政警、壮丁、滑杆、馬匹，齐吆呐喊的涌进村子。于是男奔，女逃，鷄飞，狗跳，……丽娃父亲，挨打之后病倒了，气恼之下得了伤寒，到现在还没复原。王老土块（王老娘的丈夫）逃了个踪影全无。秋大（秋嫂的男人）也被拉去当兵了。当时，除照数交納欠谷之外，多摊了三条猪、三十只鷄、两斗大米、拾万元的旅費……大家瞪大眼睛，无話可說了。

跟着乡长报告本乡征实的总数和青浪河一个村子負担的数目。他知道大家无米可交，就趁机抬出他的办法。他把虎着的臉，轉成笑容：

“大家如果一时无米，兄弟还是可以借出来。大家苦，兄弟知道，也很同情。今年只要三分息。”他伸出熊一般的大手掌，“照上年减息五成，减五成！說了就作数，只要在借紙上盖个手印，每家都可以借。”

大家觉得这条老虎，不但“不餓”，反而善良了。

他急轉直下的把手一挥：“不过，諸位要曉得，兄弟减息借米，不为別的，就是希望大家給兄弟爭个面子，在一星期內，全数把米送到县城。”

青浪河距县城一百五十华里，中間隔着一座高山，空行人要走两个整天，背带东西，就非三天不可。

蛮牛覺得这話里有点蹊蹺，立刻問道：

“李乡长，送米是不是要給運費？”

乡长的团臉忽的向下一沉，但轉眼間又恢复了笑容：

“牛老弟，你想得很周到，只可惜听話的程度太差。若是大家交到乡公所就算数，兄弟为什么不要八分息呀？我不是已說过为了爭个面子，教县老倌說声好呵！哈，哈！牛老弟，大家都說你蛮，你倒是粗中有細啦，哈，哈！瞧不出……”

蛮牛被他嘲弄得生气了：“牛蛮起来，只能耕田，虎要餓了，可就要吃人！”

蛮牛臉紅脖子粗，鼓起大眼珠还想吵下去，看見丽娃圓溜溜的眼睛向他一瞪，就不再出气了。

“不錯，不錯，我是虎，哈哈，……”他在冷笑里，夹着憤怒和嘲弄：“虎餓了不但吃人，連牛都会吃哟，注意！哈哈，……諸位，一星期如何？沒有問題，我們就散会。”

撲的跳下树根，向人丛中投給蛮牛激怒的一瞥，大叉步走入乡公所。

蛮牛扭轉一下脖子，用鼻音哼了一声：“狗日的，”算作回敬。

蛮牛本名牛大强，今年二十岁，方头大耳，全身滚圓。团臉上长滿疙疸，也堆滿着笑。他心腸热，力气足，两眼一瞪，天不怕地也不怕。一切人，一切困难，全不在他眼下，这就是蛮。在犁田放水时期，和他那方叉圓角大牛粘，唱着，吵着，工作十二三小时，也不感到疲倦，这就是牛。他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两脚插在泥巴里，仍然向着云，向着水，向着滿壩子男男女女，唱說着自己的生命，梦想，和那純真摯热的感情。前年，父亲为了納

不上粮，抓去坐了监牢，家庭担子就落到自己肩上，卖了五个工永田，从牛背山上上下下跑了二十转，才算把父亲营救出来。父亲到家，知道祖产让人，当时气病夹攻，没上十天，就伸了脚。从那时起，他挂在嘴角的笑容消失了，嗓子也哑了。

大家换工插秧，丽娃的田昨日插完，今日来给蛮牛家插。

村子位在山半腰的平崖上，山脚下是块小壩子，青浪河从西山峡口流来，将中间划为两半。上游地势高峻，河床里的淤沙，渐渐冲积，南北两岸的田，年年受到侵蚀。自从邻县将上游挖深通畅之后，青浪河就成了邻近的泄水道，雨季一到，所有上游的水，十二小时可以完全泄下。水来得急，下流又壅塞不通，半天之内，青浪河就要变成一片汪洋。村里人秧一插完，总是提心吊胆的，没雨盼雨，下了雨又怕雨，在这矛盾苦痛情形下，一直熬了这多年。抗战胜利了，大家下定决心，任便如何困难，今年非筑壩修河不可，为了一劳永逸，就是再苦一些，也愿拉紧裤带忍耐着。

但是，征实征购又来了。

大家插秧全是无精打采的。一株秧拿到手里，仿佛有多少斤重，指头插到泥里，都有些提不起来。“秧刚插下地，谷子已经有了主儿啦。”蛮牛这样想着。

有人提议，教蛮牛来唱山歌，无论怎样催促，他总是不肯开口：

“莫叫花子打瓢，穷开心啦！”

他挺起身子两眼望着崖上那片瀝青瓦房。房子从残败的屋群上面耸出，象白鹤站在鸡群里，又漂亮，又阔气。——抗了八年战，大家都穷，只他李峨虎一个人富了。有房子，有谷子，也

有票子；全村的人，几乎不是他的佃户就是债户。他的房子是大家给他修起的：木料是王老土块砍伐的，土坯是李明、張黑、老秋嫂、王老娘們拖的，磚瓦是丽娃爹爹燒的，燒磚瓦的泥沙，是自己帶着水牯拉來的，踏合的……現在大家全成破落戶，他却發得冒了烟，而且更狠更毒了。蠻牛縮下視線，看見西面的石堰（石堰是新近修成的，橫擋在河口的側面，和對面的田有顯然的不利），石堰傲然的橫在對岸，如同它的主人站在面前，向他凶獍的警視着，他就“哧”的噴出一口惡唾沫。

立刻，他腿棒骨上着了重重的一手拐：“你是干哪樣呵？”

轉過身，才知唾沫濺到丽娃的臉上，赶忙伸手去擦，丽娃一时躲不及，又抹了一臉泥糊。

“牛！野牛！你……”丽娃掄起帶水的手，在蠻牛背上咣咣就是几拳。

一陣大笑，惊飛了田邊的鷺鷥。

二 送 根

爬上牛背山三十里漫長的高岭，汗水从蠻牛周身，如軋板下的油漿，放开溜几向下淌。蒙着尘土的胖臉，給流下的汗水，划出一道道鮮明的紅綫。筋肉的顫抖，从紅綫中隱約的透露出来，壯旺的、緊湊的、力的源泉，急剧鼓動着汗水的流溢。

如抛出一件极可憎厌的什物，他将肩头上米担子撂在路旁。挺一下腰板儿，摆了摆長時間扶着扁担的双手，然后亲切的偎在一块平滑聳起的青石上。

山岭漫漫的向东南傾斜，小路沿着水沟向下曲折蜿蜒着，給沟背的赤赭阴影上，鑲起一条細細的銀边。如把牛背山縮

小来看，很象一个熟透了的南瓜，一股股峰棱，兀兀突突的聳起，不生一根树木，連一片象样的草地全看不到。滿处殷紅砂砾，吸收着过往行人的气力。

他一个人搶先爬上坡头。精力的充沛，給了他愉快和自傲。扯开衣扣，教西风来擦身上的汗水。用洗臉姿勢，两手向臉上一抹，隨即向前一甩，一大把汗珠，飞到脚下面小草的枯叶子上。他向四山望了一眼，吐了口嫌惡的口水。他照來路看下去，注視着被他丟在后面的人影。

在坡下蠕動着的，是一列奇形怪狀的人群。远远看去，很象紙烟盒上印着的駝鳥。他們肩胛上，嵌着夾板似的木架，米袋捆在架上，比头頂高出一截，棕蓑插在上面。双手倒背，紧提木架下端。他們脚步的緩慢，表现出周身力气将近耗竭。他們不是走，是四寸五寸的向上爬。

他一个个数着，在第十二个后面，現出三个女人的身影。她們沒扛背架，米袋用背帶背着。她們落后一截。而三个之中最后的一个，她那纖細的身骨，象已支持不了身上的負担。她抬头向坡上望着，好象向上面的人求助，又如估量距离坡头的步数。

他眼巴巴望着，怜惜狠狠的啃咬他的心。他埋怨自己不該先头跑上来，留在后面可以代她分些子負担。他想立刻跑下去，撒一个欢代她背上来，又怕老秋嫂和王老娘忌妬和取笑。他坐下去，又站起来。乡村人的爱怜是真誠的，他們虽然朴直，能在无可奈何时，想出更为体貼的办法。

他打开久为愁苦生活捫住的嗓子，把旧山歌改头換面，向着坡下人，唱了起来：

上三台喉下三台，
累得鼻塌嘴也歪，
爬山本是男人的事，
我的妹——抖着精神赶上来。

接着又：

哪家挖井不吃水，
哪家养儿不喊娘，
我们种田难吃米，
我的妹——背着珍珠送外乡。

.....

雄沉宏亮的歌声，有如山顶上猛然涌出一股洪大的山涛，用岩崩滚石的气势向外奔流。立刻，四山也响起壮大喜悦的和声，哇啦啦驰向天外。荒凉死寂的牛背山，忽然有了生气，仿佛被这雄壮的、有生命力的吹嘘，起了轻轻的颤抖。

人们全仰起脸，向山坡上露出近于感激的微笑。身上的负担，似乎立刻减轻了不少。新的力量又从脚根升起来。丽娃心里卷起了愉快的微澜，用她俊秀的眼睛，惊奇的扑捉着四山的合唱。

这伙鸵鸟式的人群，一个个挨近青石，象抖撒羽毛似的卸下背架。大家不约而同的拉起残破的衣袖向脸上横三竖四的乱抹：“呵吆吆，要老命嘞，吁……”吹出长长的闷气，仿佛一下

吐出所有的疲倦。天热身也热，大汗珠随着嘘气，一个个重新又迸出来。

这些扛背架的，是一些彝族农民。他们全披着羊皮领褂（坎肩），羊毛朝外，长度搭到腿股。黑的、赭的、斑駁的，各样俱全，就在盛夏仍然不肯下身，这是习惯。

三个女人最后爬上来，男人们帮她们放下米袋。

老秋嫂成条打结的麻布上衣，只能遮住肚脐下部。棕麻编织的背带，在赤裸的肩胛上，留下经纬的纹路。点点斑斑的血印，从纹路深处沁出来，清楚而又鲜明，仿佛那条带子，仍在身上背着。她顾不得擦汗，两手交换着抚摸印痕。她皱着眉，一任汗水由脖子向身上淌下，两大滴汗水结集在乳头上，犹似淡薄的乳浆。

丽娃静静地坐在地上，伸手掠一下鬓角，汗水将蓬乱的头发贴伏的抿在耳后，她吁吁发喘，脊背和米袋上两块同样大小的湿痕，很快的被风吸干了。翻回手，拉一下衣后襟，凉风吹入，感到全身舒爽。她脱下破鞋，抖落出从张口处窜入的砂粒。脚心很痛，原来两脚掌同一地方磨起了泡。她低头摸着，看着，眼睛向腿上一瞥，脸上飞起鲜红的霞照。她连忙把裤腿上的破绽捏攏，麻布又旧又糟朽，指头一拉，就一条一结的落掉。她赶忙站起来，羞涩的瞧着同伴们。

王老娘这个四十出头的女人，枕着米袋，直挺挺倒在地下。两眼直直望着蓝天，散出绝望无助的光采。明朗的晴空，忽然在眼中迷离起来，——她头昏脑胀，腿脚发抖，浑身酸溜溜的，疲倦就象毛毛虫似的在四肢乱爬。全身软瘫瘫空落落的，仿佛内面只有一点气，她觉得牛背岭把她筋络全拉长了。

她心里不知怎样才好，不由的呜呜的哭出声来：

“干哪样我要有那几个工田呢？……多造孽！……要是沒有，……我带八哥討口……該多好！……我对他們說，那样种不下粮的田，我不要啦；……我甘心……愿意，……可是他們不答应……非叫我出粮不可，……年年苦，……年年逼，……家里一点米完全打掃来了，……回去吃啥呢？……餓！我真餓呵……嗚……”

人們肚子里，早就咕咕的打起了悶雷。老娘这一哭喊，大家的腸胃仿佛立刻起了收縮，心里空洞洞的，筋肉象要松弛，骨骼也象要散架子。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眼里相互傳訴着那个感觉——餓。

五月正是热天，当午的阳光，热辣辣刺在身上，大家在外晒內燒的煎熬里，眼中快要迸出了火花。

大家瞧着米袋，爱惜它，又仇恨它。这是血汗换来的，也可以說是大家的生命，为什么不爱惜？但是自己的米自己不能吃，大家却为它累得筋断骨头折，在这四无人烟的高山上受到难堪的飢餓。

“我算一步都走不得啦，”老娘哭着，“杀死我也是那大一台事！”

老秋嫂也說：“真的，我也走不得啦……討口当然不好，可是能省得好多麻煩，噯！——”她叹着气望着丽娃，眼泪在她眼里也打起了轉轉。

蛮牛瞪起眼珠子：

“杂种，豺狗，好主意！送粮，向他借，沒吃的，好，等着，”他罵着不相联属的話，“你們哭有啥用，要想个办法才行呵！”